

长篇小说

历史在说

张 峻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在说/张峻著 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7

ISBN 7 - 5063 - 3325 - 2

. 历... . 张...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8506 号

历史在说

作者: 张 峻

责任编辑: 黎云秀

装帧设计: 洪海 杰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 public. bta. net. cn

http: //www. zuojiachubanshe. com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× 1230 1 /32

字数: 430 千

印张: 14.25 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325 - 2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题 记 (代)

1933年初，日军在热河发动军事行动之前，为了筹办军费，决定采用鸦片政策。当时尚未控制东北的鸦片生产情况，手中现货不足，乃从国外贩进二百多万两；同时用飞机在热河广散传单，鼓励种植鸦片。后来，大约是1936年，在伪满七省扩大种植面积，大力生产，以后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鸦片的专卖垄断。为了鼓励吸毒，各地广设“禁烟协会”、鸦片馆，并设“女招待”，大事吸引青年。1942年，日本“兴亚院”召开了“支那鸦片需给会议”，做出了“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”的决议，据此又在伪满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。据古海估计，至伪满垮台止，伪满共生产鸦片约达三亿两之多。鸦片利润在1938年占伪满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，1944年利润增至三亿元，为伪满初期的一百倍，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重要来源之一。吸毒的烟民，仅热河一省就达三十万人左右，全东北平均一百个居民里就有五个中烟毒的人。

——摘自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第八章《由疑惧到认罪》

1985年8月9日的日本《每日新闻》最新报道：日本爱知大学江口圭一教授，前不久发现的“沼野资料”，以非常详细而又具体的三十

即古海忠之，日本人，曾任伪满官吏。著有《难忘的伪满洲国》等书。

项内容证明：日本强行在中国大陆生产和贩卖鸦片，不仅进行经济掠夺，而且还有组织地贯彻削弱中国民众抵抗力的政策。

“沼野资料”是曾任满蒙（疆）政府经济次长（行使“大藏大臣”之权）的沼野不二（1981年去世）生前收藏的满蒙内部文件。因为这批文件大都写着“沼野”或“沼野次长殿下”等字样，由此判定是沼野收藏的文件。

此次重见天日的“沼野文件”，包括该政权内部鸦片特别会计决算表、鸦片收入和原料罂粟栽培情况一览表、供求计划表、划分罂粟栽培区的讨论方案、鸦片上市对策等三十一项内容。资料还表明：该政权实行了鸦片专卖制度，按地区分配罂粟栽培面积，并扩大到从未栽培过罂粟的广大地区。政府按每两三元两角至三元五角的价格收购，再以每两十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给中国其他地区，从中牟取暴利；同时又毒害了中国人。

江口教授还指出：可以说，这些资料是日本在华推行“毒化政策”的确凿证据。也可称之为“又一次鸦片战争”。

——见《参考消息》1985年8月12日一版

日本从事麻药交易的真正目的，不仅是要腐化中国人民，并且有比这更阴险的性质。

——摘自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》中译本第300页

目 录

第 一 章	死亡之行	1
第 二 章	祸兮福兮	11
第 三 章	三岔沟	24
第 四 章	飞机·毒弹	35
第 五 章	种烟	52
第 六 章	珠子	66
第 七 章	端午节里	79
第 八 章	大烟季	87
第 九 章	断肠草	100
第 十 章	收枪	114
第十一章	矿山遭强暴	125
第十二章	搜刮	136
第十三章	狼患	149
第十四章	烟孽们	164
第十五章	虎归山	175
第十六章	奇人异事	186
第十七章	相逢与思念	195
第十八章	年劫	206

第 十 九 章	王道与乐土.....	218
第 二 十 章	“傲骨”与媚态.....	229
第二十一章	狗吠声声	239
第二十二章	大难临头	251
第二十三章	苦女河	266
第二十四章	夜闯梅府	276
第二十五章	“电线杆子”	286
第二十六章	“种骨头”	296
第二十七章	戒烟	310
第二十八章	被迫东行	323
第二十九章	洋学堂	336
第 三 十 章	庙会与烟馆.....	350
第三十一章	祸不单行	361
第三十二章	劫后余波	373
第三十三章	困惑与发现.....	388
第三十四章	“七路军”	396
第三十五章	打烟干	411
第三十六章	反暗算	421
第三十七章	悲凄与危机.....	433
第三十八章	并非尾声	443

第一章 死亡之行

古秋儿真的死过一回，可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；更奇的是，六十年后，他能清楚地记得死去又活过来的心灵感知，娓娓道来，活灵活现。听者——无论老人和小孩、男人或女人，谁也没法反驳他。因为，凡是听他述说的人，谁都没有死过的体验：更何况，其中一些上年纪的人，是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的。

近年，有几位生命科学家，先后从北京、上海特意赶来，仔细聆听老人的讲述。当他们听完，都连连点头说：可信！并说，这叫“濒死体验”。在日本，在美国，都发现过这种奇妙的“濒死体验”；也可以叫它“一时间的死亡之行”。一位科学家还举例说，日本横滨某先生，十八岁那年的一次车祸险些丧命。事后，他回忆起死而复生的那种奇妙的生命体验：那天，他骑着摩托车去商店，一辆卡车迎面驶来，他躲闪不及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他和车，被抛出几米以外。可当时，他根本没觉得恐怖、痛苦，眼前突然浮现出一生所经历的、印象最深的一幕幕，就像放电影。“电影”一结束，他又像躺在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景致美极了，草原上开着各色的花朵，四周一个人也没有，微风徐徐吹来。可是，他欣喜地正要起身去漫游，隐隐地听到仿佛来自远方的、很严厉的训斥声：不许动，老老实实地躺着！他吃力地睁开眼，恍惚地看见十来个穿白大衣的人围着他……他已经死过去五个多小时，被医生救活了。美国著名医学家雷蒙德·摩迪，也收集过十几名死而复生者的濒死体验。其中一个男病人曾自述：当他进入极度痛苦时，耳旁听到医生宣布他死亡

的话音。与此同时，他觉得自己快速地穿过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，而后发现远处有自己的身影，那是他的躯体。不一会儿，一道神秘之光闪现在眼前。迷迷糊糊中，他觉得自己徐徐地飘了起来，他看到了自己最亲近的人，还和他们说了些什么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觉得又回到自己的躯体……这位科学家还说，人的“濒死体验”，通常是发生在生命骤然突变的非常境遇下，才会出现这种超常的心灵感知。

古秋儿老人听罢这席话，会心地微笑道：对着哩！对着哩！

那天，战斗来得异常突然。

一千五百余众的抗日救国军，浩浩荡荡，翻越过古老、残破的万里长城，沿着崎岖的赶羊道，向南疾行。西边山峦上，晚霞红若桃花，映照得战士们的脸儿红扑扑的。霞光渐渐被薄暮替代，尔后，圆月东升，晚风习习，山丛里宛如清凉的白昼，怎不令人心欢神爽。古秋儿情不自禁地低声哼起家乡小曲：

正月里来呀正月正，
唱一段小曲敬明公：
能掐会算是苗光义呀，
刘伯温修下了北京城。
草船借箭是诸葛亮呀，
斩将封神是姜老太公。
今天该唱哪一位？
岳大元帅抗金兵……

是军长让古秋儿唱的。军长和古秋儿都是兴化县人，都喜欢听家乡小曲。古秋儿勒细嗓子，拖着腔，很像京东的皮影调。军长就躺在他身后的担架上，静心地听。古秋儿和另一位警卫员抬着军长，走在队伍的中间。两个月前的饮马坑突围战，军长左腿负伤，参谋部已给他联系好养伤的去处，可他硬是不肯离开队伍，只好用担架抬着他。

军长叫孙永勤，他领导着一支自发的农民抗日队伍，在长城外打鬼子很有名。1935年8月，在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的著名文件

(后称“八一宣言”)中，曾列举了吉鸿昌、方志敏等十一名抗日英雄，其中，就有孙永勤的大名。这次夜间长途行军，孙军长同战士们一样高兴。因为此行将给大家带来福音。“立夏”已过，热天将至，战士们都还穿着熬冬的厚棉衣，有的已开花露絮，几乎天天要跟鬼子转山、周旋。部队正愁苦“换季”的困难，关内某县的夏县长，托“朋友”送信来，请救国军火速入关，由本县给他们换夏装和补充给养、弹药。条件是，帮助本县消灭扰民的一伙惯匪。孙军长几经考虑，答应了这一条件，并约定好到达日期和行军路线。

黎明时分，部队经过一整夜地奔波，进入五里多长的茅山大沟，两旁的山崖陡峭，灌木、蒿草丛生。

蓦地，左前方灰蒙蒙的山梁上，一颗红蛇芯子般的信号弹，腾空飞起。刹那间，两边崖顶上一齐喷射出火蛇一般的枪弹，飞向谷底；手榴弹频频爆炸。瞬间，谷底弹烟迷漫。孙军长大喊一声：别慌！快散开，卧倒！军长在发布命令的同时，滚下担架，跟古秋儿一起，原地趴在根本挡不住身的黑石头旁。只听军长咬牙切齿地骂道：娘的！咱上了夏老杂毛的当了！中埋伏啦！没等军长伸手，古秋儿赶忙递过去望远镜。

其实，根本用不着望远镜，抬眼就能瞄见崖头上摆动着的日本膏药旗，以及那齐刷刷的绿钢盔。突然，有十多架日本飞机，像从山窟窿里钻出来的活妖精，那么神速，疯狂地低空扫射。正向崖上冲锋或隐蔽还击的战士，不时地被击中；一颗炮弹嘶叫着，朝黑石头处飞来。古秋儿急喊：军长！欲起身扑过去，可是炮弹不等人，已在他们的不远处“轰”地炸开。古秋儿感到头部像被什么猛击一下，眼前一片黑，他奋力支起身子，复又倒下。再后，他感到整个身子往下沉，就像掉进一口深井里，四周围漆黑，又那么狭窄，下沉中，就像快要把身子挤碎似的。不，不！决不！他呐喊着奋力挣扎，却又喊不出声。他痛苦地挣扎一时，眼前忽地闪出亮光。这时，他恍惚又看见了军长。军长就趴在担架旁，两条腿被炸烂了，可他还在指挥战斗。他命令四大队长赵四川，即刻攻占东梁制高点，火速率队突围。赵四川却弯下腰去背军长。军长猛地推开赵四川：快去执行命令，我掩护！他说罢，伸手从身旁倒下的战士手里拖过机枪，朝崖头上连发射击。此刻，头顶上的飞机又俯冲下来，低空扫射，军长的前胸再次饮弹。他两手无力地松开机枪……古秋儿痛心疾呼：

军——长——他仍然喊不出声。与此同时，他觉得自己难于自控的身子又朝下沉，似又一次通过那口挤压他的窄井。他苦苦地挣扎：不！不！决不！呐喊中，他感到身子仍在挤压中徐徐下沉，伴随着“扑通”一声，他觉得身子猛地一颠，像块重石头似的跌到谷底。我不！他挣命般地猛劲儿朝上蹿，身子却像被什么箍住一样，一点儿也动弹不得。与此同时，他感到脑袋木胀、眩晕，一只胳膊似没了知觉。他再一次呐喊、挣扎，几乎在绝望中，眼前忽又闪出一束耀眼的强光。伴随着光亮，身子忽然轻得像片羽毛，徐徐飘起，使他极快地脱离那黑洞，越飘越高、越远。他梦幻般地在半空中飞翔。边飞边朝下望，居然看到了自己的身躯，仍然趴在沟谷里的那块黑石头旁。头骨左角流出一摊紫血；左胳膊关节以下也淌出血，衣袖都沁透了。依然是黑石头旁，怎么没了军长？只有那被炮弹掀翻的担架。他恨不得立马落下来，去寻找军长，却又身不由己，不仅落不下来，反而越飘越远，一直飘向西北方向。

不知飘了多长时间，他飘过了峰峦起伏的群山和长城。又向西北飘了一时，他望见了家乡三岔那个小山庄。一片碧绿的山坡上，散放着几头牛。对，整五头，三黄两黑，都是他儿时放过的牛，至今还记得那五头牛的名字。恍惚间，翠绿的山野里，出现了一片片秀美的花地。在河川，在缓坡，花地多得几乎连成一片。那花儿，有紫红色的，粉红的，纯白色的。花瓣儿硕大，且朝上收拢，花朵儿形同小碗状。那艳丽的碗状花朵，顶在翠绿的花棵上，好似一个个浓妆淡抹的少女，亭亭玉立，姿色悦人。

听老人们说，有毒的花，大多娇娆艳美。就像荒山上的野罌粟，片片秀朵朝天收拢，黄灿灿形若倒挂金钟。看去素雅圣洁，风里摇曳，飘然欲仙。名字也特美——虞美人；可那花与果却万万吃不得，牲口吃下去，立马会毒死的；人就更沾它不得。对了！他想起来了，这大片的秀美的花棵，就是罌粟，也叫大烟。是日本人逼迫乡亲们种的，他离家那年就开始种了，这季节正是大烟开花的时候。大烟，大烟，有毒的大烟！他想起了家乡的烟害，狼心狗肺的小鬼子们！

他这么想着、暗骂着，那红艳艳的花朵，一眨眼幻化成了血红的浓浆；就连那纯白色的花朵，每一片花瓣也在滴血。怎么？珠子姑娘咋会从血泊中钻出头影？是她？就是她！头发、眉毛、耳梢都在滴血，这副

样子让他大吃一惊。他太熟悉这位秀气的山姑了，他们一起合群放过羊。百来只山羊，撒在四道沟的阳坡上吃草，他俩钻进阴坡的老林子里，去看珠子爹种的大烟（即罂粟）。他永远忘不了那场暴雨来得及时，让珠子他俩钻进狭小的、看烟地的草窝棚；珠子特怕蛇，暴雨中，又因那条花蛇茫然而至，吓得珠子同他紧紧抱在一起。那年他十八岁，是他第一次贴近女人身，从此他深深爱上珠子……也因为珠子妹，他才去投奔救国军。从军两年来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珠子姑娘就像镶嵌在他的心上一样。这会儿，珠子怎是这副惨相？她咋也陷进了血的烟海里？令他费解……

他憋闷得胸腔像要炸开，忽见得又一处红艳艳的血浆在蠕动。呀！瞬间又钻出个人脑袋。随着整个人头的渐渐浮出，他看清楚了，是一位男性老人，眉毛、胡须都在滴血。他很快辨认出是尚玉祯爷爷，老人是庄里最殷实的富裕户，一向勤劳节俭，还乐意帮助人，大伙都尊称他“大善人”。鬼子占家乡那年，他被鬼子逼着种了二亩大烟；他儿子尚三官当过奉军排长，领回个玉叶般的漂亮媳妇，那年也吸上烟瘾。想不到他老人家怎么也……

困惑中，视线内的另一片烟浆里，又钻出个又秃又圆的男人头。他马上认出是外号叫“小脑袋”的姚广，一位老实厚道的山汉。他的老妈妈姚奶奶是全庄有名的“事姥姥”，谁遇着不明白的乡俗事理，都去问她。姚广是她的独生子，一向孝敬老妈，一家人日子和美，其乐融融。姚广叔万不能遭不测啊？

那一片片殷红的血色烟浆，有几处地段还在咕嘟嘟地冒泡。他真的不愿意看到有哪位乡亲再冒出，他断定这不是啥好征兆，也就不想再往下看下去。

他梦境般地悠悠然又转向西南，身下是一片无边的原野。蒿草翠绿，间杂着各色野花，太美了。微风徐徐吹过，风动花移，无比神奇。他忽然发现草地上有人在走动，是一位衣衫漂亮的中年妇人。面容是那么熟悉、亲切，很像他的妈妈？对，就是妈妈。妈妈呀！他大声呼喊着重去的母亲。意想不到的，这一次他竟呼喊出声。那女人寻声仰起头，朝半空撒望一会儿，才瞧清空中飘浮着的、穿棉军装的小伙子。她愣然地喊道：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？古秋儿大声回答道：妈妈，我是您的儿子，古秋儿！妈妈惊喜地：是秋儿？我的儿子！你长这么大啦？古秋儿说：

妈妈，我都二十一啦！他又反问妈妈：您好吗？妈妈欣然一笑：我好！妈妈确实很好。穿戴，再也不是衣衫褴褛；脸庞也比生前舒展许多。妈妈手里提个柳条篮子，篮里盛满伞状形的东西，像蘑菇，又不全像，似在闪闪发光，并闪烁着半圆形的五彩光圈。呀！他才发现草滩上所有的花儿都在发光。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奇花异草？简直就像仙境！他猛然记起，妈妈死前总说死了好，落个干净。妈去世那年他四岁，好像什么都懂了。他抱着妈的脖子说妈您别死，都说人死了会下地狱的！可现在看，这儿比天堂还美！他高兴得脱口而出：

妈妈，我原想人死下地狱会受苦受罪，给您送葬时我哭得死去活来；归其白流了一箩筐泪。若早知道阴间是这样，我该高兴才是。

妈妈仰着头咯咯地笑：秋儿，你说得对。妈活着时，什么苦都吃了，苦得难熬时妈就想：这跟下地狱有啥两样？万没想到，真的来到这边，倒是无苦无忧了。不过，人非得迈过“死”的门坎，才能真正明白“活”是怎么一回事。其实，“活”从来就随带着苦，只是人跟人苦的滋味不一样儿。穷人为受穷愁苦；富人为富也愁苦；当强盗的也必有它的苦下场。仔细一琢磨，也就是这个理儿。

这时，妈妈像忽然想起什么，急问古秋儿：我的儿，你咋也来到这儿？

古秋儿说：妈妈，我投奔孙永勤了。

妈妈一脸不解的神色：你说啥？啥孙永勤？

古秋儿说：孙永勤就是抗日救国军的军长，他发狠心要赶走日本鬼子。妈您也许还不知道，两年前，日本鬼子已占咱热河省了，还成立个伪满洲国，就是咱的东北四省，以长城划为“国界”……

妈妈苦苦摇着头，叹息地：你看，你看，亏得我赶早来到这儿，要不也当亡国奴啦！

古秋儿立马接腔：妈妈，我就是不想当亡国奴才投奔孙永勤的呀！我已参加几十场战斗，每一仗都干掉不少鬼子。我们非把鬼子赶出中国不可！

妈妈仰着头，静静地听着心爱的儿子说话，半空中的古秋儿忽然瞄见妈妈脖颈上的红印儿，心里好一阵难过。他朦胧记起，妈是上吊死的。妈给羊草甸子老赵家做工，后来听人们风传，是赵家的男人硬要同妈妈

一起睡；赵家娘子就硬逼着妈妈上吊。妈妈一死，古秋儿孤苦伶仃，是三岔的郑怀顺爷爷收留了他，让他在三岔吃百家饭长大……

他想念怀顺爷爷，老人家还真的来到他的近前。就像土地爷一样，刚从草滩里冒出来似的，安闲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弹三弦。老人家会说书，稍有闲空儿，就抱着三弦自弹自唱。他能说成本大套的《杨家将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雍正剑侠图》。老人的家，就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怀顺爷是他古秋儿最亲的人。他立刻高声喊叫：怀顺爷，您怎么也来这儿？古秋儿暗想，自己离村时，怀顺爷的身体很健壮。

怀顺爷说：秋儿，我是专门来找你的啊！你得赶快回去。

庄里的乡亲们都好吗？古秋儿忙问。

能好吗？遭罪呗！怀顺爷说：乡亲们都盼着你回去，你是从咱庄出来闯世界打鬼子的好汉，有大事等着你哪！

啥大事？古秋儿性急。

嗨！你回到家乡自然知。怀顺爷笼统地说：到时候，你自会较劲的！

妈妈忙说：秋儿，你快下来！跟你怀顺爷一起回去。

怀顺爷忙摇手制止：可别！秋儿，你飘着就证明你能回去。你快朝东南方向飘吧，快飘到你的尸首那儿去；再晚，就附不了体啦，我在三岔老家等着你……

古秋儿从小最听信怀顺爷的话，他同妈妈摆摆手，神速地朝西南飘去。

他时高时低，飘忽了好一会儿，终于看到了那条大深沟。他估摸着，应该看到自己的躯体了，可就是找不到；别的战友的尸体，似也没有了；也没了军长和那副担架。他感到有些不妙，惊慌、紧张。再一细瞧，倒是多了不少大小的沙丘。他仿佛豁然明白了什么，就竭力去找那块黑石头。很块就发现黑石头旁隆起的一个小沙丘，果然是自己被人掩埋了，幸好，还露着大半个脑袋。一想到该怎样回到自己的躯体？顿时觉得头痛得像要炸裂似的。与此同时，似又难以自制地钻进了那幽黑、神秘的窄井；不过，这次是从黑洞洞的窄井朝上蹿，行进更加困难。他使尽全身的力气，拼命往上扒，冰冷的水又一次次地把他冲刷下来：不，我决不！他就一次次地强忍着巨痛，猛劲儿强挣，不肯向令他恐惧的黑洞屈服……

古秋儿后来回忆，他真正梦幻般的“濒死”时间，大概不少于八个小时。因为后来听当地老乡说，那天敌人“打扫”完战场撤退时，已经晌午歪，也就是下午两点来钟。他那时已处于时而苏醒时而昏迷的状态，一个鬼子先是踢他一脚，后又提起他的一条腿，随手又摔下，他是有感觉的。不过那会儿，他正昏昏沉沉，没一点儿挣扎之力，鬼子才认定他死了。当他昏过去再次苏醒时，已是傍晚时分。在这之前，当地老乡来掩埋他们，他完全不知晓。他后来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渐渐苏醒，最先传入他耳鼓的是轰隆隆的雷声。这声音似是由大渐小、由近而远，到后竟变得隐隐约约。他的第一个意断是，刚才一定是下了场暴雨，并且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止，因为他听到了淅淅沥沥的雨点声。也许，自己这次彻底地苏醒，很可能是暴雨冲刷了坟头，而后又冷雨浇头有关？此刻，他的强烈欲望就是想睁开眼，看看自己究竟在哪儿。可他感到眼皮特别的沉，就像有什么东西坠压着，几次努力都没有睁开。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头木木的，左半边一阵阵剧烈地疼痛。他听到不远处有“咕叻——咕叻——”的鸟儿归巢声。他断定，天就要黑了。

不知是被雨水冲刷的，或者根本就没有埋好，他觉得自己的头是露在外边的。他感到雨中晚风的清冷，可是，此刻他胸膛里却火烧火燎似的，噪腔干渴。他大张着嘴，接那滴滴点点的雨水，感到特别的甜，他贪婪地连同唇边的沙子都勾进嘴中。雨刚停，他就听得头顶有窸窣窸窣的活物爬动。他一着急，猛地睁开眼，一个像野獾似的黑影，从他的左侧视线内消失了。

过了不一会儿，天空上的乌云缝隙露出星星。夜已深沉，四周围稍一有点儿动静，他能听得真真切切，就愈发显得夜的寂静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声音拖得很长，怪怪的，让他禁不住心里紧张。凭自己长期的山里生活经验，他认定是野狼的嗥叫声；而且是在呼唤同类。因为在每一次血战之后，战地上常引来野狗或狼群，它们寻着血腥味儿来趁火打劫。他暗自咬牙骂道：野杂种们！嫌小鬼子糟害中国人还不够狠吗？你们也来当帮凶！他立刻想到，过一会儿，很可能有狼群来，自己应该有所准备。萌生出这一念头，他就想强迫自己首先要坚强地坐起来。欲动身，可他怎么也动弹不得，肩膀以下沉甸甸的。他猜想是被沙子重压着，能抽出来一只手也好嘛！他试着先抽左手，抽不动，而且肘

部特疼痛，一定是被炸伤了。他又改换抽右手，一猛劲，总算抽出来了。因为用力，头的左半边又剧烈地疼痛。他抬起右手一摸，黏糊糊的，肯定是伤口流出的血渍。他顾不得这些了，强忍着疼痛单手扒沙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得不远处有野狼的挠沙声和互相争食的哼哼声。这肯定不是一只狼！他心里一急，竟意外地猛然坐起来。果不其然，灰蒙蒙的夜色中，在他眼前七八米远的暗沟中，有三四条黑黑的狼影儿，分头在挠着两座沙堆，那里肯定埋着战友的尸体。他愤怒地一边大声胡乱喊叫，威吓狼群；一边用右手扬沙、抛石头。有只狼愣怔一下，侧过头瞅瞅他；别的狼理都不理，依旧埋着头挠个不停。他就继续叫喊、抛沙石。眼瞅着狼们快要把尸体掏出来时，就在暗沟的北坎上，突然亮起个火球似的东西，光亮四射。狼一见火光，吓得撒丫子就跑，好像再也没敢回来。因为那火球时不时地就在北坎上忽闪几下。至今，他也说不准是人还是神在那儿晃灯笼？

他迷迷瞪瞪、似睡非睡地一直坐到天亮。

雨后山野的早晨，清新、凉爽，几种山鸟儿欢叫出不同的声音，就像在共同演奏一曲大合唱，非常悦耳；一只灰獾在离他不远的蒿丛旁，漫不经心地走过；崖头的野杏枝上，三四只野喜鹊，撅着尾巴在“喳喳”叫。这些，都给人一种安然、祥和的感觉；可此刻，他头上的伤口又在一剌一剌似的剧痛，并且像在流血水。这些他都能忍，只是那满沟膛子大大小小、形状不一的新坟丘让他心如刀绞。这场遭遇战肯定打得很残酷，不知有多少战友死伤？军长到底怎么样？是光荣了还是被战友救走了？他心里冷得发颤，禁不住放声痛哭。

他哭，太阳照样升起，并且很快爬过东梁头，强光直射当沟。不知从哪儿飞来几只大麻苍蝇，嗡嗡地直向他头上的伤处叮咬；与此同时，他也嗅到自己头上的腥味儿。他感到不妙！应该赶快把伤口包起，不然它会发炎生蛆的。可又拿什么包呢？他想到了自己的裹腿。于是，他用力朝后挪动了好一时，才将两条腿从沙堆里抽出来，立马用那只好手去解裹腿，边解边卷拢好。然后借助牙齿的力量，强忍着剧痛，用一只手竟将头部和左臂肘部缠得紧梆梆的。随之，痛感似乎也减轻了许多，尽管他累得通身大汗。

这会儿，胸腔里那逼命的干渴，又无情地袭来。一个严酷的念头警

示他：要想活命，就得尽快找水解渴。他想站起身，试了几试，终因头晕腿软，怎么也站不起来。几次挣扎，几次几乎昏厥。站不起就爬！他想，趁自己还有力气，他丝毫不敢拖延。强忍着疼痛咬紧牙，开始朝低凹深处爬。一般说，暴雨过后，低洼处总会积存下雨水的。为省点力气，他在爬行中，遇石头扣住石头，遇蒿柴抓蒿柴，就像蛆虫蠕动一样，吃力地、寸步一歇地朝低凹处爬。他寸进斗汗地爬了不知多长时间，绕过多多少个同伴的坟丘，到日头西歪时，终于在一块巨石下的滋水坑里望见了水。水很浅，水面上还飘浮些枯草烂叶。他惊喜异常，拼尽全身力气爬到坑边。先用下颏拱开水面上的飘浮物，又见水底有块泡开的干牛粪和许多条游动着的小红虫，他哪里还顾及这些，一口气喝得水坑见底，喉腔、内脏顿觉畅快、清凉。然而，瞬间的快感竟又引起头上的伤口破裂、剧痛。他咬紧牙关死死抱紧坑边的大石头，不敢深呼吸。

他痛苦地忍耐中，耳边传来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有人？！他立时紧张起来，不知是福是祸？一种听天由命的闪念，让他瞬间定下心来：管他是什么人呢！只要不是日本鬼子或伪军，总会有救。我毕竟是打鬼子的救国军啊！此刻，他求生的希冀多于恐惧。

他静听着越来越响的脚步声，并且睁大双眼，盯着离他不很远的山弯小道，道那边，踏响碎石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就像踏着他的心房。此时此刻，头上的伤痛似乎也悄悄隐退，代之以焦灼、等待或期盼，每一秒钟都让他难以煎熬。

来人从山弯处一露影，他惊呆了！期盼破灭了，沮丧充斥脑际：日他娘！刚刚逃出虎口，又碰上两条饿狼！他意识到，眼前的险境，如同身边陡峭的悬崖马上要轰然倒塌，顷刻间就会向他压过来……

第二章 祸兮福兮

分明是两个“黑皮子”保安队，闯入古秋儿的视线。军服、军帽全是黑的，除了帽子上有两条明显的白道道，裹腿也是白色的。救国军弟兄们恨他们一枪没放就投降了日寇，因此叫他们“白爪猪”。一个身材高大，两腮是黑剝剝的扎蓬胡，天生一副恶相；另一个是矮个子，倍儿胖，脸儿白净，圆圆的，像个软面团儿。两个人都各背着一支步枪，右肘压在枪托上，甩着大步，边走边擦汗，像是急慌慌地赶路程。拐过山弯，两人就时不时地朝沟谷里的沙丘张望，嘴里还不停地叨咕着什么。语声大时，古秋儿能听清一半句，不过是见景生情地叨咕这场恶战。听口气，他们也参加了这场肮脏的伏击战。只听黑大个儿麻鸭大嗓地说：有两个突围的傻×，嚷着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！”冲我借道，我骂了他们：娘卖×，没见我身后有皇军吗？我正骂着，鬼子的枪弹从我耳边飞过，俩家伙应声倒下。面团儿眼不离河滩地说：照说，这一仗打得孙大炮够惨的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就瞄见了凹坑旁的古秋儿。急忙抬手一指：田大哥你看，那块大石头旁好像有个活的？黑大个儿说：去搂一鼻子！于是，两人几乎是同时摘下枪，机警地顶上子弹，端着枪弯腰扑奔过来。

古秋儿自知灾祸来临，自己又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残身子，只能见机行事。当两个“黑皮子”快要靠近他时，他虚阖眼皮，屏住呼吸，装得微丝不动。

两个“黑皮子”离古秋儿不到十步远时，黑大个儿命令面团儿用枪瞄准古秋儿，他自己提着枪，疾步跨到古秋儿身边，先是朝他的腰狠踢